

闲庭随笔

那年的高考粽

■吴建

被粽叶染得翠绿的糯米,飘逸着浓浓的清香,竟如此拨人心弦,撩人情思。那是故乡的粽子。

儿时,每近端午节,母亲总要一手牵着我,一手挎一只硕大的竹篮,去芦苇采宽宽的苇叶。母亲采摘苇叶时,怕我一个人站在堤岸上寂寞,就替我卷只苇叶哨。我将哨放在唇边,轻轻地吹着,清亮的哨声唤醒了我懵懂的童年。

想来是苇叶自然天成的缘故,一经烫出,既酥且柔。母亲心灵手巧,手指间缠绕几下,便会翻出多种花样:菱角粽、斧头粽、塔式粽……上锅煮熟,那粽子出得汤来,清香四

溢,叫人垂涎。可母亲总不让我们先吃,而是叫我和姐姐提上几串粽子,送给村里的烈军属张大爷和五保户王奶奶。

最使我难忘的,还是20多年前高考吃粽子的事儿。那一年,我高中毕业,高考前两个月,我突患重疾,错过了最佳复习时光。痊愈后,心灰意懒的我,不想再参加高考了。母亲很是焦虑,三番五次地劝我说:“孩儿,不管考上考不上,你一定要去试试。考不取又不是丢人的事。但我相信我儿的能耐,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。”我不忍心扫母亲的兴,就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准备去应试。

赴考前一天,母亲从屋梁上取

下那只破旧的竹篮。篮内竟是一扎扎落满灰尘的苇叶。我诧异地问:“哪来的苇叶?”母亲笑说:“这是今年端午节时我特意留下的,预备你考大学时包粽子给你吃,让你‘包中’。”说完,母亲刷掉苇叶上的灰尘,放在盛满清水的水桶里浸泡,然后刮锅、淘米。

夏夜,月儿弯弯,萤火点点。吃过晚饭,母亲从桶里捞出苇叶。苇叶经水一泡,几乎和新采的一样青翠。我给母亲摇扇子、驱赶蚊虫,母亲包粽子。她年纪大了,手没有年轻时那么敏捷了,但包的粽子和以前一样精巧、丰满。母亲是那样的认真,一绺白发挂在她那清瘦的脸庞上,也顾不得捋一下。母亲不时催我去睡,

可我毫无睡意。包到一半时,已近子夜。母亲又一次催促道:“孩儿,快去睡吧,明天还要考试呢。”

一觉醒来,屋里已弥漫着粽子的清香。吃早饭时,母亲将一串粽子放在我面前,说:“吃粽子吧,粽子就是‘中了’,吃了粽子心底踏实。”望着母亲布满血丝的眼睛,我心头一热,泪水悄悄地爬上了眼帘。

我噙着泪,剥掉粽叶,蘸上红糖,咬了一口,顿时一股香甜沁入我的心田。一样的苇叶,一样的糯米,我却觉得今天的粽子比以往所吃过的粽子都香、都甜。

我是吃了母亲包的粽子考进师范大学的,时光易逝,但这香甜的粽子,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人生行板

沉默的力量

■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郑旺镇奥德希望学校 林凡瑞

小学四年级时,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丑事。秋后的一个晚上,我们班的调皮大王吴城梓鬼鬼祟祟来找我,要我与他一起去学校里偷蓖麻子——那年,学校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,种了二亩蓖麻,扒完后的蓖麻子都放在办公室里。我胆小如鼠,先是不肯;他便百般怂恿,说那玩意儿4毛钱一斤,卖了可以买纸笔。

我终于被他说动了心,拿起布袋便与他一起出发了。我们忐忑不安地来到屋后,把木格窗子弄开,鸭子一样地钻进了办公室。正当我们在黑暗中装蓖麻子的时候,外面响起了咳嗽声。我们吓慌了神,忙不迭地从窗户蹿了出去,把布袋也丢下了。

回到家躺在床上,我的心里直打鼓:完了,那布袋上还写着“林凡瑞”三个字,如果老师按图索骥,顺藤摸瓜,还愁找不到我?这样的案子,傻瓜都会破的。

我坐卧不安,惶惶不可终日。第二天甚至不敢去上学。我想象着这件事将如何在学校传播得沸沸扬扬,老师又会如何戳着我的脑袋说我是“贼偷”。我的名声将彻底败坏,我将永远抬不起头,甚至一生得不到洗雪。

可是,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上学了,如果无缘无故翘课,就更是“此地无银三百

两”了。我想好了抵赖的说辞,如果老师审我,就说是别人拿我的布袋去偷蓖麻子的——我的布袋从去年就丢了,现在终于找到了,还要谢谢老师呢。我为这点小聪明自鸣得意。

开班会的时候,我的心绷得紧紧的,生怕班主任刘老师提我的名字,几乎都要打哆嗦了。意外的是,刘老师不但没提这事,还表扬我学习进步了,小组长工作认真负责。那堂课上,他讲了一个笑话,引得全班哈哈大笑,连我也禁不住笑出了声。

日子依然风平浪静,然而,每当见了刘老师,我总是躲避他的目光。就这样,又过了一段时间。有一天,我在座位上坐下,正要伸手拿课本,却意外地发现课桌抽屉里多了一只布袋,“林凡瑞”三个字赫然在上。我掂着布袋愣了半晌,鼻子酸酸的。

不久后班委改选,我被大家投票选为副班长。我自惭形秽,生怕老师在关键时刻揭短。谁料想,刘老师没有提出异议,反倒为我鼓起掌来。我心中的石头“咣当”落地。

当天晚上,我拿着那布袋找到吴城梓,狠狠地骂道:“咱俩往后谁要再当小偷,我剁断他的手指头。”吴城梓眼睛都直了,愣了半天。

从那时候到现在,30多年时间里,我再没动过别人的一根柴棒。

心灵火花

一路槐花

■射阳县特庸中学 吴茂华

仿佛只在瞬间,槐花一团团、一串串争先恐后地开满了长胜村的房前屋后。远远望去,那些花儿隐隐约约露出鹅黄色,近看却见密密匝匝通体莹白,仿佛一场飞雪刚落在树枝上。淡淡的香从雪白的花蕊里飘散,让苏北平原弥漫着清新自然的芬芳。

站在这片不算富饶、埋下我胎衣的泥土上,如花瓣般飘落在村野的乡村女孩,素朴无华,不择水土,不停地劳作,偶尔露出害羞的微笑,像槐花一样淡雅,像槐叶一样清纯。她们会慢慢长成槐树,与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。

就在村东那棵最老的槐树旁,曾经的邻家女孩,已沾满花粉远嫁。那留下来的乡村柔情渲染得槐花更洁白如玉,芳香可人,又在一阵风中飘散。

素洁的槐花一路蜿蜒而去,日日熏陶故乡风水与星月,夜夜暗香浮动,把梦做得透明又遥远。



晨逸

张传宇 摄

百年教育史料陈列展

读书油灯

墨盒

书拔

校铃

柳条书篮

《江苏教育》

展馆地址: 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6号石榴财智中心B区三楼
(石头城公园北门西侧)

展出时间: 每周五、六、日(9:00-17:00)

江苏教育博物馆(数字馆)
江苏省教育厅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主办